

1961年普立茲文學獎得獎鉅作

梅崗城故事

哈波・李／著◎王明華／譯



發行突破
1500萬冊
暢銷名著

純樸的南方小鎮上，發生一起強暴疑案，只因嫌疑犯是名黑人，便註定他悲慘的命運，如同被誤殺的仿聲鳥一般……

梅崗城故事

哈波·李／著◎王明華／譯



Copyright © 1960 by Harper Le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世界精典名著

梅崗城故事



著 者／哈波・李
譯 者／王明華
編 輯／精典製作群(R.S.P.)

發行人／林正中

負責人／簡泰雄

出版者／世茂出版社

台北縣新店市民生路19號5號

(02)2183277 (代表)

FAX／2183239・劃撥／0750300-7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208號

電腦排版／辰皓電腦排版公司

印刷／長紅彩色印刷公司

初版一刷／1993年4月

二刷／

定價160元

※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※

PRINTED IN TAIWAN

◎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，敬請寄回本社更換新書，謝謝！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梅崗城故事 / 哈波·李著, 王明華譯. --初版
· -- 臺北縣新店市: 世茂, 1993 [民82]
面 ; 公分. -- (暢銷叢書; 71) (世界精
典名著)
ISBN 957-529-335-5(平裝)

874.57

82003167

■作者對書中人物特性刻劃入微，使本書深具可讀性。

——紐約時報

■一本溫馨感人、引人入勝的小說。

——哈波雜誌

■節奏有力……生活化。

——波士頓先鋒報

■技巧洗鍊、通俗、敏銳、有趣。

——紐約客

■親切、感人，不可多得的好書。

——紐約論壇報

■一本全國矚目的當代小說傑作。

——芝加哥論壇報

■刻畫細膩……一氣呵成，難得一見的作品。

——時代雜誌

■令人驚喜的完美之作……。

——聖路易斯郵報

■年度最佳小說，取材新穎。

——周末文摘

■溫氣迴腸、生動、詼諧，真情流露。

——洛杉磯時報

■令人讚許的傑作……作者情感豐富的筆觸使她的作品領先羣倫。

——生活雜誌

■使人極想一讀為快……欲罷不能，百讀不厭。

——密西西比論壇報

譯序

令人動容的真與善——梅崗城故事

在梅崗城故事裡，我們和九歲的小女孩史考特，一起經歷她童年生活中的人、情、事；從史考特兄妹和同伴天真的探險、嬉鬧中，逐漸發展出故事的主線。擔任律師的父親，接下爲黑人辯護的案子，使平靜的小鎮惹出滿城風雨，甚至遭獲勝訴的白人挾怨報復而引來殺機，只因爲那是個黑人與白人尊卑地位懸殊的年代。

從法庭上激辯的內容，每個人都可很明顯地看出黑人是善良無辜的；他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仍然被判有罪，終因絕望越獄而枉送性命。黑人死了，鎮上優越的人對他的死視爲當然；事實上同情他的人更多，人們不敢明白地表示對律師的支持，因爲他們覺醒的良知打不破傳統的階級成見，也沒有勇氣 背社會主觀意識；如此更突顯出父親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道德勇氣。

梅崗是一個純樸的小鎮，但鎮上並非全都是純樸善良的人們。我們看到刻薄喜歡搬弄是非的史蒂芬妮小姐、脾氣古怪暴躁的杜柏斯老太太、思想封建且自以爲是的亞歷珊

朶拉姑姑、無知粗野的艾威；也因而從這些人際的互動中，看到故事中的父親，如何以身作則，教導他的孩子們寬容與體諒。

故事的最後，史考特終於實現她的願望，見到神秘的布·雷迪。傳言中他生吃老鼠，血腥與邪惡的模樣，一直令他們幼小的心靈恐懼且好奇不已；而事實上他只是一個蒼白瘦弱、沉默寡言，平凡的年輕人。我們的周遭充滿這樣的例子，偏見與流言，阻隔了多少愛與關懷。

梅崗城故事裡沒有嚴肅的批判；隨著小女孩平實地娓娓述說，書中鮮活的人物和故事，就像是我們自己的童年、我們的故事、我們的成長。

王明華

第一部

一

部

律師們也都曾經是天真的孩子。

——查理·蘭姆

1
我的哥哥傑姆在十三歲那一年，手肘嚴重骨折。痊癒之後，他的左臂比右臂短了一些，站起來或走路時，手背會略微往右偏，使拇指與大腿平行。他一直對此耿耿於懷，深怕自己無法再踢足球；直到通過試踢，心上的一塊石頭才放了下來。

多年以後，當我們回想這些事情時，常會討論那次意外發生的原因。我堅持艾威家的人是罪魁禍首，但是比我大四歲的傑姆，卻說不只是這樣。他說早在那年暑假，迪爾來找我們，第一次想到要把布·雷迪弄出來那時候，就已經開始了。

我說如果他要扯那麼遠，應該要從安德魯·傑克森開始。如果傑克森將軍不在克里克建造小港口，賽門·芬奇就不會來到阿拉巴馬；如果他不到阿拉巴馬，哪裏會有我們？我們都已經超過用打架解決問題的年齡，所以跑去問艾迪克。父親說我們兩個人都沒有錯。

身為南方人，我們的祖先與哈斯汀戰役的任何一方都沒有淵源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我們只知道賽門·芬奇，他是從康涅來的藥商。賽門自稱為衛理公會派教徒，因而受到英國衛理公會派教徒的迫害。他經商的足跡遍及各地，從亞特蘭大到費城，然後到牙買加，再到摩比，最後到聖史蒂芬城。賽門買賣藥品聚積了不少的財富，但是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，在他穿金戴銀時，總

是擔心自己正受到試煉，做著無法榮耀上帝的事。因此，他帶了三個奴僕，在阿拉巴馬河岸，距離聖史蒂芬城四十哩處，建造一個農場。他只有一次回到聖史蒂芬城，娶了一個妻子，生了一大群兒女。賽門在那裏安享天年，死時非常富裕。

依照慣例，家族中的男人都留在賽門的農場，即芬奇的老家，靠種植棉花爲生。在那裏一切都自給自足，生活上必需的東西，只有冰、麵粉、衣料等，要向來自摩比的船商購買；與鄰近各州比較起來，算是相當純樸。

賽門經歷過南北對峙的紛亂局面，雖然留給後代的，只剩下一片搜刮殆盡的廢墟，依賴土地爲生的傳統仍然沒有被打破。一直到二十世紀，我們的父親艾迪克·芬奇到蒙哥馬利攻讀法律，他的弟弟到波士頓讀醫學，情況才有所改觀。芬奇家人中，唯一留在那片土地上的，是他們的妹妹亞歷珊朶拉；她的丈夫沈默寡言，大多數的時間都躺在河邊的吊床上作白日夢。

我父親學成後，回到梅崗開始執業。梅崗鎮位於芬奇的老家東方約二十哩處。艾迪克的事務所設在鎮上的法庭裏，除了簡陋的辦公桌椅外，只有一個衣帽架、一組西洋棋盤，和一個完美無瑕的阿拉巴馬州州徽。他的頭兩位客戶，是梅崗法庭監獄中，最後兩個被吊死的犯人。他們是哈佛德人，在梅崗鎮上是愚蠢的同義詞。這兩個哈佛德人在一次衝突中，殺了梅崗鎮上一名鐵匠；當著三個證人的面，明目張膽地殺人，以一級謀殺定罪，艾迪克也無能爲力，只能代他們上訴，希望改判二級謀殺而免於一死。這或許是我的父親對於刑法深惡痛絕的開始。

在梅崗鎮的頭五年，艾迪克執業的目的只是爲了賺錢謀生；其後七年的時間裏，他把錢投注在弟弟的教育上。約翰·海爾·芬奇比我的父親小十歲，在種植棉花不足以維生時，選擇攻讀醫學；到傑克叔叔求學時，艾迪克的業務開始有穩定的收入。他喜歡梅崗，在那裏娶妻生子；他瞭解那裏的人們，人們也瞭解他；並且因爲賽門·芬奇的事業，艾迪克與鎮上每一戶人家，幾乎都有血緣或姻親的關係。

梅崗是一個古老的城鎮，從我懂事開始，它就是這麼死氣沉沉。法庭被廣場包圍著，雨季時街道變成紅色的泥溝，路旁也長出雜草。夏天裏連貓狗牲畜都熱得難受；瘦骨嶙峋的騾子從胡佛拉車到鎮上之後，被拴在廣場上悶熱的橡樹樹蔭下，用尾巴拍打著蒼蠅。男人們僵硬的領子，早上還不到九點就已經被汗水浸軟了；女士們不到中午就開始沐浴，午睡到三點之後。

人們的生活步調變慢了。有些人在廣場上漫步，或到附近的商店遊蕩，打發著漫漫長日。一天似乎不只二十四個小時，人們都從容不迫，因爲無處可去，沒有東西可以買，也沒有錢。

我們住在鎮上住宅區的大街上——艾迪克、傑姆和我，加上廚子卡布妮亞。傑姆和我對於父親都覺得滿意極了：他和我們一起玩、唸書給我們聽，並且用一貫謙和與超然的態度對待我們。

卡布妮亞就不一樣。她有近視眼加斜視，手和床板一樣寬，卻有兩倍硬；她老是把我們趕出廚房，要我和傑姆一樣不去吵她，又在我不想回家時硬把我揪回去。我永遠也爭不過她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艾迪克支持她。她在傑姆出生時就到我們家來，從我懂事以來，一直懾於她的暴政之下。

母親在我兩歲時去世，所以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她的存在。她是蒙哥馬利的農家女子，艾迪克在初次當選州議員時認識她，那時他已經年近中年，她比他小十五歲。傑姆在他們婚後第一年出生，四年以後我也出生了。兩年後我們的母親死於一場突發的心臟病，人們說那是她家族中的遺傳。我並不想念她，但是傑姆會想她，母親去世時他已經有記憶了；有時在遊戲當中他會長歎一聲，自己一個人躲到車庫後面，我知道那種時候最好不要去吵他。

當我快六歲，而傑姆將近十歲時，夏天裏我們活動的範圍，北邊到杜柏斯太太家，而南邊則以雷迪家爲界。我們從來不想越雷池。雷迪家十分詭異，而杜柏斯太太的家則是地獄。

那天夏天迪爾加入我們的世界。

有一天清晨，傑姆和我開始在後院玩時，聽到隔壁瑞喬小姐的院子裏有一些動靜。我們跑到籬笆旁邊看看是不是小狗闖進來，卻看到有人坐在那裏看著我們。我們一直盯著他看，直到他主動開口：

「嗨！」

「嗨！你好！」傑姆愉快地說。

「我叫查理·貝克·海利斯」他說，「我讀過書。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你們看不懂的字我可以幫忙。」

「你幾歲？」傑姆問，「四歲半嗎？」

「快要七歲了。」

「那就沒什麼了不起了」傑姆說，「有人還沒上學就會讀書呢！」

「我個子很小，但是年紀不小。」他說。

傑姆把頭髮往後梳，整理儀容。「過來啊，查理·貝克·海利斯」他說，「天啊，真難

唸！」

「你們的名字也好不到哪裏去。瑞喬阿姨說你的名字叫傑若米·艾迪克·芬奇。」

傑姆稍微變了臉色，「我已經長大了，我的名字剛好適合我」。

「大家都叫我迪爾」迪爾說著，想要從籬笆下面鑽過來。

「從上面爬過來比較簡單」我說。

「你家住在哪裏？」

迪爾從密西西比的馬利登到他的阿姨瑞喬小姐家暫住。從現在開始，每年夏天他都會到梅崗來。他的家人原本住在梅崗，母親在馬利登的一家照相館工作，曾經把他的照片送去參加「可愛寶寶」比賽，得到五塊錢的獎金，她把錢交給迪爾。他前後共參加過二十次類似的比賽。

「這裏什麼比賽也沒有，法庭裏只有耶穌的照片」傑姆說，「你看過什麼好東西嗎？」
迪爾看過「德利庫拉」，使傑姆開始對他刮目相看，要他把內容告訴我們。

迪爾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傢伙。他穿著藍色亞麻吊帶短褲，雪白的頭髮貼著頭皮，看起來像頭皮屑一樣；他比我大一歲，但是我比他高很多。當他說著那個古老的故事時，藍色的眼珠會隨著情節的轉折明亮或黯淡，或是突然地開懷大笑；有時會習慣地拉拉垂到前額的捲髮。

當迪爾說完德利庫拉的劇情時，傑姆說演出似乎比書本精彩多了。

我問到迪爾的爸爸。

「我沒有爸爸。」

「他死了嗎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他沒有死，那麼你就是有爸爸，對嗎？」

迪爾臉紅了，傑姆示意我不要再問下去。我們的活動平凡無奇，最喜歡在後院大苦楝樹下演著自己改編的話劇，大多是奧立佛·奧波迪克、維克多·亞波列敦、依加·萊斯·波若芙等的作品。有迪爾加入後就精采多了，他扮演任何角色都十分傳神，例如「泰山」裏的人猿、「流浪兒」裏的卡柏特利先生、「湯姆·史弗特」裏的岱門先生等。他像一個魔術師，頭腦裏裝滿各種希奇古怪的念頭、計畫和夢想。

到了八月底，我們的戲碼因為一再重演，已經變得索然無味，迪爾突然有把「布·雷迪」搬出來的靈感。

雷迪家人的神秘使迪爾十分著迷，就向潮汐牽引著海洋一般地吸引著他，完全聽不進我們的警告。不過他只會站在轉角，和雷迪家的大門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，抱著胖胖的燈柱，好奇地打量著。

雷迪家的屋子在我們的屋子上方，往南走即正對它的大門；街道在這裏轉彎繞過去，突出一個尖銳的弧形。低矮的房舍原本是白色的，有著很深的玄關及綠色的百葉窗，但已經褪色了，變得與灰色的石板院子一樣黯淡。陽台屋頂上的小圓石，長年因風雨的侵蝕，已經斑駁不堪；橡樹遮住陽光，圍著院子的柵欄東倒西歪，院子裏長滿了茂盛的雜草。

屋子裏住著一個惡毒的幽靈，人們言之鑿鑿，但是傑姆和我從來沒有看過。人們說它會在沒有月亮的晚上出來，杜鵑花在驟冷的天氣中結冰，是因為它對著杜鵑花吹氣；許多小惡作劇都是它的傑作。有一次小鎮在晚上發生一連串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，人們養的鷄及寵物都被切斷手脚，弄得人心惶惶；最後雖然證實凶手是瘋子安迪，人們仍然繪聲繪影地說是因為雷迪家的幽靈作祟。黑人絕對不會在晚上經過雷迪家的屋子，否則也會走到街道的另外一邊，邊走邊吹著口哨壯膽。梅崗學校與雷迪家相鄰，雷迪家院子裏胡桃樹的果實掉落到校園裏，但是孩子們不敢碰那些胡桃，怕吃了會沒命。棒球若打進雷迪家的院子，就注定找不回來了，也沒有人敢問什麼。

那棟屋子裏的悲劇，遠在傑姆和我出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。雷迪家的人在鎮上特立獨行，他們不去教堂，那是梅崗人最主要的休閒活動，而在家中禮拜；雷迪太太很少出來，偶爾會在上午

空閒時，到街上和鄰居喝喝咖啡，但絕對不會參加傳教性的聚會。雷迪先生每天早上十一點半左右會到鎮上去，在十二點之前就會回到家裏，手上經常帶著一個牛皮紙袋，鄰居們猜測其中是一些家用的雜物。我不知道老雷迪先生靠什麼維生——傑姆說他在「買棉花」，意思是無所事事。雷迪先生和妻子及兩個兒子，從很多人有記憶開始，就一直住在那裏。

雷迪家的門窗在星期天緊閉，但是依照梅崗人的習慣，只有在冷天或家中有人生病才會關著門。星期天是人們盛裝互相拜會的日子，女士們穿上緊身衣，男士們穿著大衣，孩子們穿上鞋子。從來沒有人在星期天的下午到雷迪家的門前敲過門。雷迪家的屋子沒有紗門，我問過艾迪克，他說在我出生之前曾經有過。

根據鄰居們的傳說，雷迪家的男孩十幾歲時，加入庫寧罕人組成的幫派。他們很少真正為非作歹，但成天鬼混，已經足以讓鎮上的人們議論紛紛：星期天搭車到亞柏提斯非爾看電影、在河邊聚賭、在小酒館及釣魚野營區開舞會、喝著威士忌酒，這些都是梅崗的人們，茶餘飯後最有趣的話題。

一天晚上，這群精神亢奮的男孩們，開著一輛借來的車子在廣場附近遊蕩時，被梅崗的警長柯納先生逮捕，關進法庭的拘留所。鎮上的人們都一致決定懲罰他們；柯納先生說他認得他們當中每一個人，不會縱容他們，因此男孩們以行為不檢、打架滋事、在女士們面前出口穢言等罪名被移送法辦。最後法官判決，將這些男孩們送到州立的工業學校接受再教育。人們將男孩們送去